

美琪大戏院对面有幢江宁大楼。江宁大楼位于市中心,这一带名楼林立,人文深蕴;车水马龙,市声喧嚣。谢晋爱在饭后或休暇时刻,步出大楼,穿行其间。我有几次在“美琪”周边的奉贤路、南汇路上遇到他。有时我们会闲聊片刻,他用一种我熟悉的厚重的嗓音,用上海话和我聊天,倍感亲切;有时我不去打搅他,隔街远远地看着他:看他看楼看天看人,若有所思的样子……

今年是谢晋诞辰100周年,也是他辞世15个年头。今天,当我路过“美琪”,这座寓意“美轮美奂,美玉无瑕”的艺术殿堂、抬眼眺望江宁大楼时,我又想起了谢晋和他的亲密合作者、朋友石挥。

有研究者认为,有四位艺术家对谢晋的创作影响最大:黄佐临、焦菊隐、张骏祥、石挥。前三位年龄较大,是谢晋的前辈和导师级人物,而谢晋只小石挥八岁,在创作上也有合作,因此可以这样说,石挥对谢晋创作的影响更大、更为直接。上世纪50年代中期,上影厂为繁荣电影创作计,组织了“五花社”“五老社”等创作团体,石挥是“五花社”社长,白沉、徐昌霖、沈寂、谢晋是社员。影响一代青少年成长的著名影片《鸡毛信》,由石挥任导演,谢晋则担任石挥的副手(副导演)。石挥在40年代的上海戏剧舞台上,被誉为“话剧皇帝”,作为演员,谢晋认为石挥是中国最好的演员。当年谢晋拍摄《芙蓉镇》时选中姜文出演秦颠子一角,是因为他认为在姜文身上有石挥、于是之的影子(于是之的表演酷似石挥,他俩是亲戚,在辈分上,于是之称石挥为“舅舅”)。谢晋说,《芙蓉镇》里的秦颠子如果让石挥来演,一定是“大拇指”。作为电影导演,石挥对演员的严格也为谢晋树立了榜样。在创作中,谢晋对演员的严苛是出了名的,这与

1958年由上海支边,首次搬家。截至2016年,58年里我搬了19次家,为理想、为工作、为生活方便自由。背诵过刘禹锡的《陋室铭》,老两口99平方米的楼房,胜过诸葛庐、子云亭,无陋可言。也记得白居易《寄张十八》的诗句,出入止一马,寢兴止一床,住房宽敞,何必换房。还看过老舍《搬家》的文章,先生对搬家引起“麻烦”的描述入木三分。耄耋之年换房搬家,岂非自找麻烦!

决定换房,事出有因。原住房无电梯,老伴腰腿有疾,每次上下三楼,如攀登珠峰。我买了苏州吴中区“四室两卫”的大套房。家具电器全部更新。但60年前的两只小椅子、小凳子和会计专用章,依然随我迁移。这是我家的“文物”。看见它们,就看见我1978年前二十年搬家10次的情景。那时,搬一次家,就是到了新的驿站,人生旅程的坎坷之路便再次开始。20世纪六十年代初,单位不断撤并下马,员工陆续遣散下放,我先后辗转搬进四家企业的工房。1962年结婚,我用架子车将两只旧木箱和两人的被褥,搬进电池厂不足7平米的草棚婚房。至于我在“文革”期间的几次搬家,均厄运所致,无须赘述。

第11次搬家是我人生的里程碑,我由祁连牧区搬往西宁财政局两室户公房。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,国家大发展,我的小家也有了起色。1985年第12次搬家时,架子车已嫌小,开始使用大卡车运送行李家具。

2002年,我退休回沪,在杨浦区租房安家。之后,2008年第18次搬家,住进买下的两室一厅。18岁从上海出发,68岁安居杨浦,我很兴奋。我的退休生活舒适而安逸。然而,儿子在苏州工作,往来上海探望十分不便,举家同意迁居苏州,唯我犹豫,斟酌再三,只能服从。2016年我卖掉上海住房,在苏州买了99平米的二手房,第19次搬家。2022年12月30日,我和老伴钻石婚纪念日,入住吴中区136平米新房。第20次搬家,圆满。

石挥与谢晋

余之



石挥对艺术的虔诚如出一辙。20世纪80年代,我在《文汇电影时报》任职,在我主持《星星·人物传记》版的时候,我首先想到了石挥,也先后恳请与石挥同时代的影人前辈桑弧、白沉、徐昌霖、叶明、沈寂、史原等撰写石挥的人生故事,他们均以年龄大,力不从心婉拒。但他们却鼓励我写,说我年轻(当年42岁,正是石挥辞世的年龄),他们可以提供回忆和素材。在前辈的鼓励与支持下,于是,我开始收集材料,从前辈们那里寻找石挥的影子;于是,我开始执笔,开始有了电影时报上的石挥连载故事和以后的《梦幻人生》石挥传一书。

谢晋曾对我说,在上了一年纪的一代上海人中,石挥的影响是很大的。“话剧皇帝”石挥几乎成了“话剧”的代名词,上世纪40年代的上海人去看话剧,都是说“走,看石挥去!”这如同那个年代的上海人说“纸”,说成是“申报纸”一样。“去,帮我拿张申报纸来!”童年时代,外婆就是这样差使我的。谢晋还对我说,如果石挥的故事搬上银幕,在海外,在东南亚一带是会有观众的,因为那里的华侨多,他们熟悉石挥。著名电影导演吴贻弓也曾对我说,中国的电影人物如果要拍传记,非石挥莫属。但电影是要讲票房的,现在的年轻人不一定熟悉石挥,有没有兴趣看也是一个大问号。正如一位编剧朋友开玩笑说,什么“石灰(石挥)水泥”的。

石挥,本名石毓涛,孕育于大海,回归于大海;谢晋,生于上虞,歿于上虞,生于斯,长于斯。石挥、谢晋虽然离开了我们,但给后人留下了无比丰厚的艺术财富:《文天祥》《假凤虚凰》《我这一辈子》《鸡毛信》《天仙配》《红色娘子军》《鸦片战争》《天云山传奇》《牧马人》《芙蓉镇》《最后的贵族》……它们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艺术长廊里闪光的珠玑;一座座里程碑式的丰碑!

夜光杯

生活是不断变化的,无所谓前进还是后退,它都是随着时间一路向前。有人说时间是一道风景,这道风景就展现在我们街头巷陌的变化中。

所谓杨浦,老上海都知道取自杨树浦港,其开发历史可以追溯到一百六十年前的1863年。

我常说,自己是土生土长的杨浦人。有一次有朋友问我,真的是一直住在杨浦吗?我说是的,现在我住在四平,出生时住在歇浦路摆渡口边上。朋友说如果是歇浦路街道,那么从前确实是属于杨浦的。嗯,我就是从小长在歇浦路上。

所以我对杨浦非常有感情,这次走在杨浦滨江,就有一种走在时光风景里的感觉。

我们从秦皇岛码头出发,这里是红色中国启航之地,从前叫“黄浦码头”。诸多革命先辈为寻求真理,从这里坐船出海留洋国外。

稍往前走就是目前仍旧在使用中的,中国第一座现代化自来水厂“杨树浦水厂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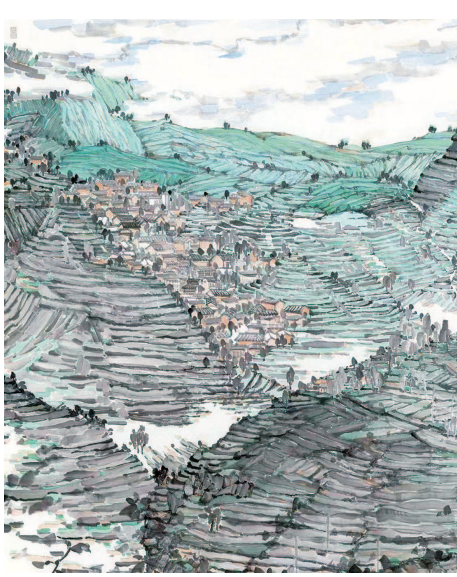
在黄浦江边朝西边看,对面是全国人民都知道的“城市风景三件套”,金茂、环球、上海中心。

回过头朝杨浦大桥走,一路上是“杨树浦水厂”“杨树浦煤气厂”“杨树浦发电厂”。

这是长久以来,老百姓生活最重要的“城市生活三件套”,一百年前它就在服务上海人的生活。

置身其中,赫然就是中国工业发展的编年史。当我们走过新改造

私底下以为,没有阳台的楼房是有缺陷的。于是,我就在五楼的窗外安装了不锈钢花架,聊补遗憾。花架上很快摆满大小的花盆,也有泡沫箱,开始胡乱地种些寻常花木。楼下经过,抬眼便能看到自家的窗,看到红红绿绿,脚



青山绿水春意浓(纸本设色)

沈舜安

都留下了我车轮的痕迹。我爱旅游,江浙一带,我差不多都去过。我将一辆折叠式的自行车放在大巴的行李舱。如果是自驾游,就放在小车的后备箱里。折叠式自行车折叠方便,骑行轻巧。在江南的小镇上,我骑车和大自然来个亲密接触,尤其是自行车在青石板上的颠簸,让我想起了上海已经消失的弹硌路。

由于行走困难,健身成了难事,而骑车是健身不错的选择。我做了统计,每次骑自行车的时候,在正常速度行驶下,骑100米

的路程,钢圈转圈次数是50次左右。如果要走更长的路,转动圈数会越多,这样,锻炼腿部肌肉的机会也就越大,让腿部肌肉变得更加有型。

事物总是有两面性的,由于经常骑车,引发前列腺炎,如何解决这个矛盾?我给自己规定,单程15分钟以上的路程骑电瓶车。我的第三辆车——电瓶车派上用场了。有了电瓶车活动范围更大,我骑电瓶车去过福州路书城、静安寺、豫园、五角场、徐家汇。电瓶车是自行车的补充,但绝对不能替代自行车。有人劝我买辆

走在滨江,回忆一座城

君天

的建筑群,仿佛穿越过朦胧的时空。这种时候,难免浮想联翩,尤其是我这种打着深深城市印记的上海人。

很小的时候,我家在歇浦路摆渡边上。那时候住在黄浦江边,并不算是幸福的事,更谈不上什么江景视野。清一色的平房,居住条件堪忧。一旦到了汛期,黄浦江发大水。黄浦江的水就会漫到家里。所以小小的我就学会了“靠浜头”,就是拿簸箕把水从家里朝外头舀。

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半夜忽然醒了,爷爷和父亲站在床边,大水已经过了他们的膝盖。我只能坐在床板上不能下来,听他们说外头都是水。

回忆是神奇的东西,经过时间的打磨就会自然地烁烁放光。

哪怕是这样的记忆,在现在想来也是美好的。

现在的黄浦江早就不是从前那样的黄浦江,现在的大杨浦也正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我们的面前。上海的变迁,是我们亲身经历的变化。

父亲在世时,常说他一辈子最幸福的事,就是人生第一次单位分房,从歇浦路搬到了国定路。那一天从浦东接我去浦西新房子。我当时和现在我儿子一样大,只有四年级,我们过了摆渡,我一人乘坐8路公交车,他则骑着自行车跟在公交

步似乎也快了几步呢。

不过,真正的乐趣是近距离地观察,观察工人种在路边的另一种生命形式随着太阳直射点的趋近而萌动。譬如薄荷:肥芽,暗绿色,缓缓地,从花盆的枯草败叶里拱出来,探头探脑,东张西望。这情形仿佛海

滩上第一只钻出沙滩的小龟,所有的感官都在紧张地探究:沙滩、光亮、海风、潮汛以及大海的方向,当然还有天上贼鸥的动静。

薄荷的神态让我想起第一组关于春字的动词:报春、觅春、探春以及迎春和试春。与薄荷的形神最为相符的似乎是觅、探以及试这三个动词,但感觉似乎是错的。植物对春天的敏感远高于人类,我们才是那个需要天气预报的物种,需要去探访、寻觅、迎接以及尝试春天是否到来,因此更准确的词组应该是报春。

“雪里香梅,先报春来早”,欧阳修说的是梅花报春。可惜我经常宅家五楼,来报春的便是花盆里次第拱出的薄荷苗了!记得有种草本植物叫报春花,绿化工人种在城市的路边街角,花色缤纷,可能因为太过寻常的缘故,反而被梅花或者迎春占尽春风信使的名头。薄荷日长夜大,春雨未到,显得蓬头垢面,但仍然带着婴儿的肥,在花盆里挨挨挤挤。

听到我开窗的声音,黑猫布莱克循声而来,跳上窗台,照例去花架边巡视一番,看一眼空旷的街道,低头去嗅一下新萌的薄荷。妻也看到了,惊喜地说道:薄荷发芽了呢!这时想到第二组长关于春的动词:嬉春、访春、接春以及惊春。元诗人杨维桢有“嬉春体”诗五首,并且觉得“嬉春最好是湖边”,当然嬉春的主角是诗家本人。但我以为,我家阳台上的薄荷未必不是真正理解并欢愉春天的主角儿。布莱克勉强算是访春,打个喷嚏后扭身而去;妻迟钝,这才有讶异的味

道。而我,似乎已经做好接春的准备,虽然并不知道春天会随哪一缕春风春雨飘然而至。

“接春”据说是闽地客家的习俗,在立春日,有“打春牛”“磕春菜”等一系列迎接春天(或者“春神”)的仪式。流放到海南儋州的苏轼写过《减字木兰花·己卯儋耳春词》:春牛春杖,无限春风来海上。便丐春工,染得桃红似肉红。春幡春胜,一阵春风吹酒醒。不似天涯,卷起春

车后头。8路公交车从宁国路摆渡一路通到五角场,那时候黄兴路的两边还有很多农田。

对他来说,新房子是我们一家三口独立生活的自由,也是幸福新生活的开始。对我来说,也永远记得坐在公交车的尾部,回头就能看到父亲的自行车。

城市的建设不断向前,我们的生活也跟着变化,时间的车轮慢慢朝前走。

我们的滨江之行也在继续向前,再朝前走就是杨浦大桥了。作为在歇浦路摆渡口长大的孩子,小时候的梦想就是黄浦江上能有座桥就好了。嗯,虽然每天摆渡口的车水马龙很热闹,但有座桥就更好了。

杨浦大桥建成通车于1993年,那时候我已经搬到浦西五年。

到如今黄浦江上已经有许多桥,但不管什么时候我看到杨浦大桥,还是会有那么一点激动和感慨。再往前就是国际时尚中心了,从前那里是我母亲工作的“国棉十七厂”,这是她奋斗了一辈子的地方。说到纺织工人,这又是一代人的珍宝回忆……

走在路上,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家记忆;因为我们都是如此地热爱这座城市。



准备,虽然并不知道春天会随哪一缕春风春雨飘然而至。

“接春”据说是闽地客家的习俗,在立春日,有“打春牛”“磕春菜”等一系列迎接春天(或者“春神”)的仪式。流放到海南儋州的苏轼写过《减字木兰花·己卯儋耳春词》:春牛春杖,无限春风来海上。便丐春工,染得桃红似肉红。春幡春胜,一阵春风吹酒醒。不似天涯,卷起春花似雪花。词中的春牛春杖春幡之类便是儋州当地接春的风俗或仪仗了。

总是被古人蛊惑,于是心动不如行动,便去新村外的小公园里踏春。踏春是真正的美事,芳草如茵,春花似锦。古时的踏春,英雄们大抵是骑马的,譬如辛弃疾:马踏春风去!《菩萨蛮·万金不换囊中术》)文士大概率是走着看的,譬如孟郊:“一日踏春一百回,朝朝没脚走芳埃(《百回》)”,“百回”应属夸张的修辞,但至少说明是真爱了!某日的朋友圈里,看到小城两位熟识的女性文友晒出踏春图,竟然是在樱花树下饕美食、品龙井,优哉游哉,颇有古君子风,这或可谓之“饯春”了。

不过,在所有关于春字的动宾用法中,最喜欢的是“咬春”。“咬春”也是由来已久的习俗,唐《四时宝镜》记载:“立春,食芦、春饼、生菜,号‘菜盘’”。但我有自己的理由:

这春天肥嘟嘟的,粉嫩嫩的,像个婴儿般,轻吻般地咬一口应该是最为恰当的冲动了。



边看边聊

搬家

卞幼生

七夕会

电动轮椅车,说是省力。我说,只要骑得动,我尽量骑车。我以调配我的车队为乐事,让它们发挥各自的作用,由此组成了我的精彩生活。我认识一个朋友,多年来出行都是以车代步,其结果,腿上无肌肉,腰间盘突出,肚子大的能撑船,现在的状态是两点一线,即单位到家十来分钟都要开车,因为长期不运动已经有了脂肪肝。朋友的状况坚定了我骑车的决心。

我已年过七旬,正向八十迈进。还能融入社会,能参加各项聚会,能参加旅游,这得益于我坚持半个多世纪的骑车经历。

健康